

红城堡

渡边淳一

之平译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红城堡

渡边淳一

之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城堡 / (日) 渡边淳一著. 之乎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552-1829-6

I . ①红… II . ①渡… ②之…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8674 号

- | | |
|------|---|
| 书 名 | 红城堡 |
| 著 者 | (日) 渡边淳一 |
| 译 者 | 之 乎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80998664 |
| 策 划 | 高继民 |
| 责任编辑 | 杨成舜 霍芳芳 |
| 封面设计 | 徐 杰 |
| 照 排 |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大 32 开 (890mm × 1240mm) |
| 印 张 | 10.625 |
| 字 数 | 23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1829-6 |
| 定 价 | 39.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 小说 畅销

引子

渡边淳一 1933 年生于日本北海道。早年曾是整型外科医生，后弃医从文。如所周知，“情爱”或“爱与性”是他小说的主题。这里不再介绍其作为作家的基本情况，那已是常识。简单说说《红城堡》。2001 年，《红城堡》由文艺春秋未来文库出版。我们知道，渡边淳一已有很多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颇受追捧。他在中国如此叫座，令日本的媒体惊诧不已！不过，《红城堡》是初次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评说之前，先来捋一下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医生克彦与妻子。妻子月子是资本家殷实人家的小姐，美貌、聪颖、可爱。克彦爱月子，相反月子婚后却总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丈夫克彦的性爱要求。克彦苦恼中，留学英国期间的一个朋友诱导说，欧洲有一个调教女人的组织，将女性幽禁在城堡里进行情爱或性调教。无计可施的克彦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借法国旅行之机施行了一个严谨的秘密计划。旅行中，森林里突然跳出几个壮汉，将月子挟持而去。月子的父母获知后，心惊肉跳地来到法国。克彦却按照事先预定的计

划编织谎言,成功说服岳父用巨额赎金搭救月子——实际上却是月子在“红城堡”接受性调教的经费。然后便是围绕月子调教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充满感官刺激的情景与行为,同时有克彦关乎现场情境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描写。陌生人的性调教竟十分奏效,这令克彦惊诧不已。跟没有爱情的陌生人做爱,月子竟表现出克彦未曾领略的快感或喜悦。

平安夜的前一天晚上,月子获得了解放。七十五天的幽禁,月子顺利地完成了性调教。克彦迫不及待地接回月子,月子却比以前更加冷淡。这令克彦懊恼不已,那种危险、屈辱的月子调教,到底为了什么?夫妻二人还是照样无奈地各居一室。有一天,克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月子过来说——“抱抱我”。仅有这一次,克彦自信满满地亲近了月子。他确信这一次自己像个男人让月子获得了满足。然后出乎意料的是……月子离家出走了。翌日,月子独自一人去了法国。留下的便笺上只写了短短一句话——不要找我。克彦恨不能马上飞往法国。到达法国的月子却来信了。信上写了很多内容,一句话——说出这理由也许太任性,其实从结婚的那一天起,我从没真正爱过你。还说,本来想着结了婚就那么回事儿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错了。月子强调两人是“水和油的关系”,根本无法调和的——克彦是道理或观念至上,月子是感觉与感性优先。月子抱怨克彦是个不懂女人的男人,结婚只是为了在自己高兴的时候确保性对象。月子的这句话够分量。令人惊诧的却是,月子竟十分珍视法国城堡里的性调教体验,她怀着感谢的心情将之称为珍贵的体验。月子明确地表示,那次体验之后她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绝不会再次回到克彦身边,她要离婚。她向往新的生活,将之称做“异常又正常的、反道德却回归自然的”

城堡生活。

渡边淳一的这部小说是变异的。渡边淳一原本讨厌芥川龙之介那样的“现实性”。作家选择怎样的小说样式是作家的自由，样式的选择紧密关联于特定作家的出身、经历乃至个性与喜好。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那么对读者而言也是一样。无论日本读者还是中国读者，阅读作品后的感受也会大相径庭。自己长期研究、翻译日本“私小说”，这种缘自十九世纪末西欧自然主义文学的纯文学样式，是排斥虚构和崇尚绝对写实的。好坏且不论，渡边淳一的小说恰恰处于对立的一极，《红城堡》的现实性取决于观念性，与法国是否存在这样的“城堡”无关。渡边淳一的虚构给读者带来了官能性愉悦和某种变异刺激下的思考，他用虚构的故事解读、解构着自己现实体验中领悟的观念或理念！进而言之，这里的所谓“现实性”取决于人性的本质或人类心理、行为的普遍性，而不是个别性或特殊性。

读者也会问，怎会有这样的丈夫？不能确定妻子是否爱自己，但只要还把妻子当妻子，就不可能将妻子放置到那样一个变异的情境中由外人施行性调教，在日本同样不可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性，哪怕他曾经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在设定圈套让妻子中招儿的那一刻，他必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再爱妻子，也不再把妻子当回事，甚至产生了变异的复仇心理！显而易见，渡边淳一小说中的这个男人，某种程度上是怨恨妻子的。小说中有如下描述：“……男人实在是女人难以想象的东西，得不到性的满足，又何必抛弃自由，将自己投入到婚姻的桎梏中去呢？时间长了人到中年，夫妇间或已失去初时的性激情，可能会更多依靠感情之类的来维系。但三十出头新婚燕尔，丈夫在妻子身上却得不到满足，这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又如——

“我从心里开始讨厌起月子来了。一次次地追求，一次次地遭到拒绝，心里便产生了憎恨。……作为一个女人，让丈夫快慰幸福才是她的神圣职责！”没错，这个男人一定是在这种情境中做出了那般非常的选择：“这样的女人，就该送进那坚固的城堡里，让那些男人对她进行彻底的调教、糟蹋甚至蹂躏！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她的冷酷、傲慢和顽固。”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即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性变态倾向的男人！

渡边淳一始终探究的是爱与性或灵与肉的关系问题。为了这探究虚构出令人惊异的、离谱的故事情节。小说中写道——“看着妻子遭侵害，自己却还在施行自慰。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世上男人看到自己妻子遭人强暴，肯定是不坐视不动的，有谁会以自慰来对待呢！看来，我的人格，我的脑子是有问题了，一种后悔、失望、愧疚开始萦绕在我的心头……我除了愤恨就只能无耻地自慰，我对这样的自己已经是太憎恨太失望了。这简直就是一条狗，不！即使是狗，也不至于干出这样无趣、无耻的事情来呀！”这样的描写表明，渡边淳一并非为着媚俗才这样虚构和描写，他绝非赞许小说中那个男人的怪异选择，但他毕竟选择了这种近乎变态的虚构和描写。

为什么？掩卷之余，读者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喜欢、厌弃暂且不论，作为读者我们一起想想这种表现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观念问题、社会问题或作者的理性思考。文学当然是形象至上的。但是，无论何种样式或类型的文学，倘若掩卷之余不能带来任何理性的思考，那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媚俗！若非如此，渡边淳一小说真正体现人文价值的落点到底在哪里呢？或许，渡边淳一是期待通过这样的作品说明，在人类情爱或性爱的领域中十分遗憾地仍旧存在着诸多误区，

其根源在于将爱与性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这个问题,也许很多人很多作家很多学者早就做过探究或探讨,或许某种共识是存在的——爱与性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情。就是说,渡边淳一其实只是重新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了这个反复被人提起的问题或命题,却没有也不打算给读者一个进一步的答案。想必,《红城堡》拟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爱与性的本质的或理想的关联性到底应是怎样的状态。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完全彻底地分解或抛弃二者现有的关联性似乎也是没可能的。那么究竟当如何调整这种关联性呢?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分子或基础,换言之理想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渡边淳一证明了当今的社会形态是有误区、有问题的,那么他心目中理想的家庭、婚姻乃至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他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也不是文学的任务,文学只是形象地揭示矛盾、提出问题。《红城堡》无疑提出了这个难解的问题,答案究竟在哪里,留待读者诸君共同思索罢。

魏大海 2015年春节前夕

识于穗谷: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学研都市

目 录

序 章 / 001

调 教 / 024

欢 娱 / 072

电 邮 / 102

沉 湎 / 151

忏 悔 / 206

归 返 / 233

终 章 / 287

序章

夏尔·戴高乐机场的大厅里，一楼的入港航班电子显示屏上，闪耀着一组组的数字。从这显示屏上可以知道，JAL405 航班已经着陆了。

我看着显示屏上闪闪发亮的 JAL405 航班始发处的英文字母——“TOKYO NARITA”（东京成田机场），突然有种急着想上厕所小便的感觉。

四十分钟前我从租赁公司借了辆小车从宾馆出发时才刚刚上过厕所，可现在又想去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理作用。时节已是十月中旬，傍晚的巴黎上空，云压得低低的，使人感到有些寒意，尽管我是一直坐在车子里面的。

也许是太紧张了吧？我不由得自己问着自己，然后朝着票台对面的厕所走去。

果然，憋了好些时间还是撒不出尿来，于是只好下意识地走到了洗手的镜台前，对着镜子怔怔地望着自己的脸。

还好此时厕所没别人，在一种有些异常的静寂氛围中，我对着镜

子里的自己,仔细地端详了起来。一米七五的身材,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了。体重六十公斤超过一些。三十三岁的年纪,已经不能算太年轻的脸庞略微显瘦。头发很是干枯,左六右四地分开着。一副金属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稍微见长的脸庞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苍白。

这张脸自己是不知看了多少遍了,可现在看去却还是像陌生人一般。忍不住轻轻地对着镜子喃喃自语:

“喂……”

随着自己嘴唇的蠕动,镜子里的那张嘴也相应地蠕动着。我对着镜子里那张比自己想象中要冷峻、理智得多的脸,暗暗想道:“自己的身躯里,还有着另一个自己呢。”

确实,镜子里的自己不太像平时看惯了的自己,就好像另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对面一般。

“不要紧吧……”我用一种向别人询问的口气对着镜子问道。突然,又省悟了似的喃喃叹道:“坏蛋……”

自己真是坏蛋吗?不,真是坏蛋的话不会生就这样一张脸的。这么自夸也许有点滑稽,但客观上自己的这张脸的确长得不错:笔挺的鼻梁,嘴唇薄薄的而且十分匀称。迄今为止,也确实只听人称赞自己长得聪明,从未听到骂自己坏蛋的。实际上,如果真是坏蛋,或许现在压根儿就不会紧张得这么老想撒尿的。

我这么鼓励着自己,觉得表情应该自然精神一些,于是用双手在自己那渗露着些许胡须痕迹的脸颊上拍了两下。手拍到脸上才注意到自己左手上绑着的雪白绷带。

这绷带是刚才临来机场时缠上去的,也是这两天里想出来的一条苦肉计,而且自信这计策是一定会奏效的。这么想着我又一次查看了

一下手上的绷带是否松动,然后定了定神,走出了厕所。

在乘客出口处,人已经聚集得很多了。电子显示屏上又显示出从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新到了两个航班。

我看了看表,估计刚才到达的从东京来的 JAL405 次航班的旅客,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于是便转到出口处斜对面,找了家咖啡厅,要了杯咖啡。不过说心里话,此时的我并不是十分想喝咖啡,不过是想借着喝咖啡的举动来使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镇静一下而已。频频地上厕所,咚咚的心跳不止,都说明自己的神经正处于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之中,而且作为医生,自己又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无药可医的。唯一的办法,便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使自己鼓起信心来!

在吧台前坐定,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无意中看到了前面的座位上有一位也像是来接客人的老妇人——身上穿着件长长的黑色呢大衣,也坐着喝咖啡,脚边蹲着的一只狗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狗的毛色是浓淡相间的棕色,它那神情就像遇到了一位十几年未见的老朋友似的。

与那狗的视线相对,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便将自己的脸扭向一边。好一会儿再扭回脸来,却发觉那狗还是十分热情地注视着我。

这狗到底想干吗呀!我是绝对清楚自己从未与这条狗有任何瓜葛,所以只好认为是这条狗单方面对我产生了兴趣。

“哎,懂些礼貌呀!别这么老盯着人看好吗?”我差不多要这么叫出声来了。突然,我的脑海里映出了那些迄今为止我在医院里用来做实验的狗的表情来。五十多条,确切地说是五十五条,这么多的狗为了我的学位论文,最后都贡献出了它们的生命,记得这里面确实有一条狗,与眼前这狗是有着相似的表情。

我曾经存心地将那些狗的前肢或后肢弄断,上了石膏,观察那断肢的病理变化。更有甚者,有时还在这些断肢的折裂处注入磷质和碱质的同位素,然后将其骨头的一部分取出来做各种实验。而且实验结束后,由于这些狗都被注射过同位素,往往会被杀死。虽然所做的一切都是上了麻药的,尽量减少它们的痛苦,事后也还会举行一个什么仪式来祭奠它们一下,但是,对于无辜地献出了生命的狗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草菅吗?

想到这里,我似乎感到那条蹲在老妇人脚下的狗,也许正是那些被我做过实验的狗的兄弟,也许它完全地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现在对我的注视,其实是一种义愤填膺的怒视!

真是有些神经质了。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起来,可是再也没有坐着的耐心了,只好放下咖啡杯,站起身来。

说起来,那狗既没对我狂吠,也没对我撕咬,只不过静静地对着我看看而已,可我却感到无法容忍,甚至想逃之夭夭,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自己心里有鬼。我出了咖啡馆,使劲地镇定着自己,朝着出口处望了望,看来是时候了,已经有几位日本人模样的旅客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

已经没有退路了,事到如今,一切只有按着既定的计划办了。我这么自己提醒着自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到了电子显示屏下面的迎接客人的人群里。

出口处的日本旅客开始多起来,迎接的人有的举起了手里写有旅客名字的牌子,有的舞动着旅行社标记的小旗,还有人对着玻璃门里出来的旅客使劲地挥着手,匆匆迎过去热烈拥抱或者亲吻孩子面庞的,更有那些初次见面迫不及待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交换名片,彼此频

频哈腰点头的，这当然只是日本人之间所特有的情景。

我在这些人一步之遥的后面，好像并不是来接客人的样子，默默地站着。事实上我此时的心情也确实如此，没有一点迎接客人的欢乐心情，脑子里只是一个劲地在想，怎样来应付眼前即将到来，以及这以后两三天里将要发生的各种事情，所以满面的愁眉苦脸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了。

出口处，日本旅客还在陆续地出来，但就是不见我要接的两个人——我的岳父日野康一郎和岳母日野尚代。他们乘的是头等舱，应该最先下飞机的，到现在还不出来，一定是行李太多了吧？特别是岳母，虽说是匆忙临时决定的，但来的是巴黎，所以一定会带好些替换衣服的。

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乘这架飞机来是错不了的，只要静下心来再等一会，想必会等到他们的。

没什么可慌慌张张的，我这么安慰着自己，还是站在人群的后面，心里计算着，待看到岳父母出来时，趁着他们神色紧张四处寻找自己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样多少能使两位老人无暇观察自己的神色。

可是，自己的这个计划还是意想不到地遭到了失败。这是因为刚才在咖啡店里碰到的老妇人和她的那只狗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而那只狗又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正慌里慌张地想避开那狗的目光，偏巧这时岳父母从出口处走了过来。机场的服务员帮岳父母推着行李车，走在一旁的岳父母肯定是看到了我那慌张的神色，尽管是一瞬间的。

慌里慌张中，我举起右手想与两位老人打招呼，可岳父却抢先急

切地问道：

“情况怎么样啦？……”

取消了所有事先的日程安排，匆匆赶来巴黎的岳父，也许是看到了我想避开那条狗的神色，也许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几天发生在我身边的那起出人意料的事情的真相。总之，在我看来，岳父此时对我凝视不动的神情是非常地怀着狐疑的。

我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回答，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岳母在一旁仰着脸眼巴巴地盯着我又追问道：

“还是没有消息……”

对两位老人迫切的询问，我只有默默点头的份，他们的脸上马上抹上了一层失望的阴影，随即便跟着推着行李车的机场服务员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脸上的表情则明显地浮着愠意，我仿佛已听到他们心里的责备：你这个人真没用呀！

我默默地跟在两位老人身后，穿过候机大厅走到外面。从午后开始的雨已经停了，暮色笼罩下的城市更显得寒气逼人。

两位老人还在东京时，我就电话告诉他们，这里的天气要比东京寒冷，所以现在他们都穿得十分厚实。岳父虽说上了年纪，可身材依然是很魁梧，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紧紧地包着身体，岳母则是一套粗斜纹呢的套装，手里还挽着一件裘皮大衣和一只手提包。不愧是有着一家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糕团庄的老板夫妇，衣着打扮显得十分得体而有气派，尽管我心里知道，他们现在根本无暇在穿着打扮上多花心思。

一直推着行李车的机场服务员，也许对我们三人的沉默无言感到有些奇怪吧？我这么想着，正考虑找些什么话来掩饰一下，可是转眼

我们已走到了我租来的汽车前，服务员忙着将行李装入车里，然后便轻轻点了点头告辞了。

现在终于没有外人了。尽管我与岳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呢。我让两位老人坐在后排车位上，然后自己坐到驾驶位上轻声地征询道：“直接去宾馆吗？”“好的。”岳父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回答道。也许是长时间乘飞机疲倦了，也许是对这次的事件太受刺激，我尽量地不再搅扰他们，小心翼翼地掌握着方向盘，顺着机场大厅前面的道路转了个圈，朝去市内的高速公路进口驶去。车将进高速公路时，身后的岳父终于提起问题来了。

“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啊？”

“哎哎……”我嗫嚅着点点头，“今天临来这里时，与大使馆打了电话，还是没有什么消息……”

我话还没说完，岳母却用比平时说话高出许多的声音叫嚷道：“真不能相信，这里可是巴黎呀！”

从这声音我可以判断，岳母是从座位上前倾了身子对着我说的。仿佛是赞同岳母的话，岳父也随即跟上一句：“这种地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两人的声音都显得十分激动，就像什么打击乐器或是管弦乐器似的在我耳边轰轰作响。于是我只好说了声“你们冷静一下”，然后便将我两天前在电话里已向他们说过的事情经过再次重复了一遍。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前天中午，我和妻子月子租了辆车，自己开着去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兜风。我们先去了坐落在一大片森林边的巴比松村，在那里一家最有特色的叫做“巴·布莱奥”的餐厅里用了午餐，然后沿着村外的道路进入了森林。已是下午二时左右，林

间休闲的小道上洒着斑斑驳驳的秋阳。我们在进入森林大约一公里处停下了车子,两人开始在林中随意地散起步来。这森林据说有两万五千公顷的面积,是巴黎郊外最大的林区,只要偏离道路二三十米距离,那树木便就显得十分茂盛葱郁了。

我们两人先是在离车子不远的波尔多^①平坦而阳光明媚的空地上散了会步。或许是被周围森林那特有的氛围所吸引吧,我俩情不自禁地钻入了森林,在密密的丛林中走了好一会儿,便来到一大块凸出地面的岩石边。

停下脚步,仔细观察周围,才发觉天空已被巨大的红松树和山毛榉遮得暗暗的了,脚下的小径中也都铺满了层层叠叠落叶,人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月子的高跟鞋甚至有好几次陷入那枯叶中,最后由我使劲帮着才拔了出来。

或许已经离开我们的车子有五六十米距离了吧,就在那凸出的岩石边上,我对那密林深处的阴暗和静寂突然感到有些害怕了。于是我便建议道:“回去吧。”但是月子好像挺不在乎的,看到地上散落着不少的橡子,还兴致勃勃地蹲下身去捡了几个呢。

事情就发生在这时候。“你看,这橡子多大呀!”月子兴奋的声音将我的目光引到了她的手上,就这么一瞬间,我只感到背后一阵剧烈的闷痛,下意识地回过身去,迎面腹部又受了狠狠的一击,人便不由自主地抱着肚子扭着身子倒在了满是落叶的道路上。

“啊……”耳边只听到月子的惨叫,意识到妻子也受到了什么人的袭击。可是自己只感到脑袋沉甸甸的,无法站起身来,双手不由得

^①波尔多(Bordeaux):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